



混在长沙之蜗居马家冲

文 / 江 单

马家冲的冬天，一如长沙的城市性格，冷得刺骨。冷风吹过，就像钢铁毛刷从脸上刮过般，那种冷，深入到骨缝中。

马家冲是长沙城区的一个地名，也是一个老旧小区。长沙地名，多与山、水有关。如赤岗冲、狮子山、侯家塘，因此马家冲顾名思义，很久以前应是一个小山冲。

2004 年的冬天，寒冷依然如故。刚从学校毕业的我，就在马家冲的寒冬里，蜗居在别人屋檐下，食不果腹。

大学毕业后，为了爱好，我放弃成为一名中医，无偿在一报社实习，只为实现自己的记者梦想。

房东是个五保户，且颇有点神智不清。房东在一楼的房子外面搭建了个棚屋用作我们的洗浴室，洗浴室连着其中一间房子。因此，我的蜗居就长期不见天日。

此前，我蹭住在附近一大学的学生宿舍，虽然有个同学在这个学校上学，但时日久了，委实不好意思再蹭下去。恰巧另一同学因搬家空出了马家冲的房子，还留有三个月的租金。虽然条件简陋，但对于当时连饭都偶尔吃不到的我而言，这个房子无疑已是天堂。

房东一家也过得极为艰辛，神智不清的女房东

带着个傻儿子，母子俩相依为命，如我一样，都在苟活着。

我入住蜗居不久，初中同学默三也随之而来。默三与我一样，也有着新闻梦的他在另一家报社实习。

也许是神智不清让房东失去了对物欲的过多渴求，在她眼中，每天能吃饱饭已然是一件最开心的事情。

因此，每当饭点，房东总会捧着不见多少油腥的海碗，在房子外面大叫吃饭了。

这发自肺腑对生活的感激之语，总是像电钻一样扎进我和默三的心里，蹂躏着我们饥肠辘辘的肚子。

那时的我和默三，连五保户女房东都不如。女房东好歹每天能按时按点吃饱饭，我们俩却每天只能共吃一餐。

每到中午，我和默三出去买一碗最便宜的米粉，臊子就是少量花生米。两人腆着脸求米粉店老板，哪怕多加几根米粉，我们都能开心好一阵。

回到蜗居，我和默三共食一碗粉，两人有如恶狼扑食，短短数分钟，米粉就被我们一抢而光。

意犹未尽的我们，则一起将剩下的汤汁分喝干净。如果还不顶饿，多灌几口自来水暂且哄着肚

子，再期待第二天中午的米粉。

蜗居白天也得开灯，没有采访任务的时候，我们就着昏黄的灯光，在用木板搭建的书桌上写稿。而每逢沐浴，则成了我们一件难事。棚屋没有热水器，我们只得一壶壶烧水，积少成多，如精卫填海般虔诚。

上洗手间则是另一难事，公共厕所距离蜗居有数百米。白天还好，深夜的时候，谁都不敢一个人去，只能结伴如厕。一人在公厕里面与臭味奋斗，一人在公厕外面呼吸着略带腥臭的寒冷空气。

那时的我们，也许是长期不见阳光的原因，每次走出蜗居，总觉得阳光格外的灿烂和美好。

我和默三喜欢仰起头，紧闭双眼，用脸颊感受着阳光的温暖。随即，又不得不面对现实，钻进暗无天日的蜗居。

那时的我们，似乎青春期的自尊愈发严重。我们从不向家中讨要生活费，全是自己想办法解决。实在不行，就一天两人共吃一餐地对付着。

也许因为年轻，那时的我们倒还生龙活虎的活着。我们一起探讨某个新闻的采访技巧，一起畅想未来女朋友的样子，似乎过得有滋有味。

对于我和默三两个老

烟民而言，抽烟这个问题更难解决。我们会用划拳的方式决定谁去购买几根散烟，多有几块钱的时候，我们会去买一种薄荷味的香烟，不为别的，只因这种烟仅需两元就可以买到一包。

买来烟之后，我俩生怕对方多抽一根，比着赛一般不停吸烟。很快，烟幕弥漫了整个蜗居，我们一边被熏得咳嗽一边相视而笑，昏黄的灯光下，全是两个青年暂时的满足感。

我和默三在马家冲蜗居了三个月，恰巧房租消耗殆尽之时即将过年，我俩费尽千辛万苦，才凑齐了回家的车费。

现在的我，从马家冲路过，总会习惯性去小区里面走走。

当年的蜗居，因为环境改造早已拆除，铺上了漂亮的地砖。神智不清的女房东可能已经搬走，饭点时也看不到她的身影，听不到她表达对生活的热爱那声呐喊。

当时的蜗居经历，已经成为我和默三人生中的一笔财富。

只有经过生活的苦难，我们才会长大。

只有经过那种食不果腹的狼狈，我们才有勇气面对任何困难。

余生，请善待父母

文 / 心 柔

在超市里闲转，眼前突然出现了桑葚罐头，吃过桔子罐头椰果罐头黄桃罐头……还从来没有尝过桑葚罐头。伸手从货架上取下一瓶左右摇晃，看着瓶中那些红得发紫，紫得发黑的小东西，让我想起了些桑葚往事。

小时候，爷爷家养蚕，在屋后种着一排又一排的桑树，就像个小树林一样，到了桑葚成熟的季节，那里便是我们孩子的乐园。我们没有人知道桑葚都只叫它桑树枣子简称桑枣，又或者桑果，直到念了初一到鲁迅先生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才知道有“桑葚”这个词。

那些桑树并不高，我像所有的男孩子一样爬到小树上，用手摘下来直接就塞到了嘴里，从来没洗过。我们通常会在树林里待上半天不出来，一边吃一边追逐游戏，玩累了停下来歇歇继续吃，吃多了再继续追着打闹。

等到从小树林里出来时，脸上青一块紫一块，不知道的过路人便停下来问：“孩子们，你们是不是打架了，怎么都被打成了这样……”我们会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然后哈哈大笑，擦是擦不掉的，索性就留着“被人打的痕迹”不舍得洗去，继续招摇过市。当然衣裳也会像脸上的斑渍一样被重新染了色，图案永远是不规则的，吃坏肚子也是常有的事。

还记得，奶奶家门前的路上也有一棵桑树，和屋后的那一排排不一样，长得很高大，我们只能看着上面有青的有红的有紫的果子，却碰不到。

邻里大婶叫奶奶拿来毯子铺在地上，她用一根长长的杆子使劲地敲打，果子像下雨似的霹雳啪啦地全落在了毯子上，我们在旁边手舞足蹈，无比地兴奋，觉得好神奇。

爷爷早就不养蚕了，桑树林也早已不存在了，门前路上的那一棵高大的桑树也不知道哪一年被砍去，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已有很久很久没见过这小玩意儿了，可是看着看着又觉得很熟悉，就像一个多年的老朋友，连它们身体里孕育的甜汁的味道都还是那样地记忆犹新。记不起来的只是，那些经常被桑果打得鼻青脸肿的孩子们到底是哪些孩子了。

我脑海里能看到的只是一群奔跑的孩子的背影，纯真无邪的孩子，欢声笑语的孩子，快乐追逐的孩子。

那些孩子们啊，如今安好？是否也记得曾经的桑葚往事？

如许相诺，谁念

文 / 温元祯

只如初见，顾惜邂逅情缘。那一瞥，是惊鸿素颜。半点轻砂，万种娇妍。卿若不负，浮华一世夜无眠。琵琶语，古道幽情，莫道黯然魂。青陌巷，与君辞别。

执笔无言，纵双目滞情，欲语曾经的美好。寥落的秋景，虫声止语，何时物换星移，又何时分离没有留下任何言语？

独步枫林，木落秋丹，载歌这份秋意。喧嚣侵染凡尘，秋枫舞舞飘尽轮回执念，静静地落向涅尘、重生归真。落叶的脉络是岁月沧桑记忆，华树的相诺是丹枫无悔飘零。深秋、林道、丹枫，今萧的风吹起，倾诉一诺，谁念？

暮晚长亭，微风拂袖，枯藤、鸟啼极度渲染零落的悲情。往昔琼月，浅缺低垂，温语了什么，问候

了什么。她，随黎明的曙光消隐，几度时光又重现那轮阕台，该许下承诺，静候千里婵娟，搁浅一笺思念，守护。

雨滴落，浅似留殇。长相思，心凉，谁懂？花凋寞，夜寒，独怅。若许诺，情往，谁念？繁华亦远方，登阁楼，扣弦吟唱，愿卿、勿相忘。

几许诺言，几许祝愿，是道不出，还是欲语罢休？年少的梦，青涩的心，恨自己，又恐并非所愿，是正确的抉择，还是终生的遗憾？

负卿相诺，违君誓言。心碎琉璃盏，情化蝶舞蹁跹。唯美的诺言，渐渐地遗忘、淡忘，相忘了彼此的过往。

思，凌乱；念，浮散。秋夜，难眠。静卧月床，描写华章，如许相诺，情

殇夜未央。

记得毕业寄语抒情、文采纵横，却未曾相诺。守候，是最难熬的时刻。抛舍一切，或许才能使人安适。那回首相顾，那如许相诺，付了风尘，宿归沧桑。唯有檀香，信珠余温手掌，那股暖流，依存……

时间煮雨，岁月荏苒，相聚那年盛夏。倘若，许之诺。

梦里花开，静候君来，卿之愿。

执子之手，与子相守，君之诺。

少几缕痴泪化入清秋，多几妆粉黛饰以惊鸿。醉梦，梦幽帘，梦相诺。这梦，凝结，破灭，终付了空，终惊了梦。邨水朱华，赋洛神；在河之洲，吟蒹葭；清塘荷韵，云天流，争渡，渡回相守。

如许相诺，谁念？

执念，故国神游。曹植吟赋洛水、伊人莲步幽情，且沉醉了玉漱千篇，引词婉约。忘却这世间，时间不再流逝，心绪没有烦忧。只愿与你相守。一生守候，半世繁华落，记忆，如许相诺。

友谊，地久天长，这世间何染生命的真谛？

情深，碧水无痕，这凡尘何处惹尘埃喧嚣？

相望，道阻隔江，这天下何人魂归化故殇？

寒潭流影，落雨相思泪。倚栏杆，自心伤。旧城孤寂谁犹唱？帘卷西风黄花凉，清平古调，勿相忘。一曲离歌，是梦，是虚空。这歌，凄思婉转，情韵悠长，踏歌醉梦谁人伤？

